

鲁迅  
作序跋的著作选辑

何  
典

张南庄著  
上海书店



何興

戊寅十月



何典

實價五角

一九二六年六月

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

北新書局發行

東南園三十號

中國印書局代印

版權所有不許翻印

## 四十七年前之「何典」廣告

何典十回 是書爲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  
客人爲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  
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  
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  
忙裏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  
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  
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爲文者直曰出於何典而已矣



鬼雌



鬼容形



許常鬼



鬼殺餓



識寶  
大師



鬼打劉



黑漆大頭鬼



青胖大頭鬼



施西腐豆



人仙裡殺蟹



鬼谷先生



臭夜狼



甘蔗水相

# 鬼臉一斑

不會畫人打何妨畫鬼打為說  
畫得不像捉他一半來以看像  
像之不像 天陰雨濕百妙  
聊賴之日畫於不敢描鬼容



辟房小姐



活死人



活鬼

丰農

## 向讀者們道歉：

本書付印之時，預定由疑古玄同先生擔任做一籍序文，曾經登有廣告在案，自無疑義。不料疑古先生未及着筆，疑古夫人就重病了。後來愈病愈重，到上版時，我們接到這樣的一封信：

……內子已屆彌留，嘆氣乃旦暮間事。此時弟方寸甚亂，悲苦之懷，莫可言喻。何典序，無論如何，在最近之將來，決然無法交卷，事勢如此，無可勉強，尙希諒之。……

現在我們一方面希望疑古夫人的病快快好起，一方面却不得不將此書趕快出版，免得讀者們老是等得個不耐煩。將來序文做好印出，當補送各代賣處，並在語絲上登一啟事，屆時請將此紙扯下，向原來購書處換取。這實在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，尙乞諸翁先生特別垂諒。

北新掌櫃拜啟

## 題記

何典的出世，至少也該有四十七年了，有光緒五年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可證。我知道那名目，却只在前兩三年，向來也曾訪求，但到底得不到。現在半農加以校點，先示我印成的樣本，這實在使我很喜歡。只是必須寫一點序，却正如阿Q之畫圓圈，我的手不免有些發抖。我是最不擅長于此道的，雖然老朋友的事，也還是不會捧場，寫出洋洋大文，俾于書，于店，于人，有什麼涓埃之助。

我看了樣本，以為校勘有時稍迂，空格令人氣悶，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。至于書呢？那是：談鬼物正像人間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，甚而至于翻筋斗，嚇得「子曰店」的老板昏厥

過去；但到站直之後，究竟都還是長衫朋友。不過這一個筋斗，在那時，敢于翻的人的魄力，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。

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，隨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；又即從成語中，另外抽出思緒：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，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。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間相，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，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。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，也常能令人彷彿有會于心，禁不住不很爲難的苦笑。

夠了。並非博士般脚色，何敢開頭？難違舊友的面情，又該動手。應酬不免，圓滑有方：只作短文，庶無大過云爾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魯迅謹撰。

## 重印何典序

吳老丈屢次三番的說，他做文章，乃是在小書攤上看見了一部小書得了個訣。這小書名叫豈有此理；它開場兩句，便是『放屁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』

疑古玄同耳朵裏聽着了這話，就連忙買部豈有此理來看，不對，開場並沒有那兩句；再買部更豈有此理來看，更不對，更沒有那兩句。這疑古老爹不但是個『街棺頭』（是他令兄『紅履公』送他的雅號），而且是一到書攤子旁邊，就要攤下鋪蓋來安身立命，生男育女，生子抱孫的。以他這種資格，當然有發現吳老丈所說的那部書的可能。無如一年又一年，直過了五六七八年，還仍是半夜裡點了牛皮燈籠瞎摸，半點頭腦摸不着。於是疑古老爹乃廢然浩嘆曰：『此吳

老丈造謠言也！』

夫吳老丈豈造謠言也哉？不過是記錯了個書名，而其書又不甚習見耳。

我得此書，乃在今年逛廠甸時。買的時候，只當它是一部隨便的小書，並沒有細看內容。拿到家中，我兄弟就接了過去，隨便翻開一回看看；看不三分鐘，就格格格格的笑個不止。我問爲什麼。他說：『這書做得好極，一味七支八搭，使用尖刁促搭的挖空心思，頗有吳老丈風味。』我說『真的麼？』搶過來一看，而開場詞中『放屁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 兩句赫然在目！』

於是我等乃歡天喜地而言曰：吳老丈的老師被我們抓到了。

於是我乃悉心靜氣，將此書一氣讀完。讀完了將它筆墨與吳文筆墨相比，真是一絲不差，驢頭恰對馬嘴。

一層是此書中善用俚言土語，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，也全不避忌；在看的人却並不覺得它蠢俗討厭，反覺得別有風趣。在吳文中，也恰恰是如此。

二層是此書中所寫三家村風物，乃是今日以前無論什麼小說書都比不上的。在吳文中碰到寫三家村風物時，或將別種事物強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觀時，也總特別的精神飽滿，興會淋漓。

三層是此書能將兩個或多個色采絕不相同的詞句，緊接在一起，開滑稽文中從來未有的新鮮局面。（例如第四回中，六事鬼勸雌鬼嫁劉打鬼，上句說『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

處』，是句極土的句子，下句接『也覺風光搖曳，與衆不同』，乃是句極飄逸的句子。這種做品，不是絕頂聰明的人是弄不來的。吳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；看他不費吹灰之力，只輕輕的一搭湊，便又搞了一個大鬼。

四層是此書把世間一切事事物物，全都看得米小米小；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，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麼都不值的鬼東西。這樣的態度，是吳老丈直到『此刻現在』還奉行不背的。

綜觀全書，無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亂說鬼，却又無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說人情世故。這種做品，可以比做圖畫中的 Caricature，它儘管是把某一個人的眼耳鼻舌，四肢百體的分寸比例全都變換了，將人形變做了鬼形，看的人仍可以一望

而知：這是誰，這是某，斷斷不會弄錯。

我們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圖畫中所佔的地位，也就不難知道這部書及吳老丈的文章在文學上所佔的地位。

但此書雖然是吳老丈的老師，吳老丈却是個『青出於藍』，『強耶娘，勝祖宗』的大門生；因為說到學問見識，此書作者張南莊先生是萬萬比不上吳老丈的。但這是時代關係。我們那里能將我們的祖老太太從棺材裏挖出來，請她穿上高底皮鞋去跳舞，被人一聲聲的喚作『密司』呢！

我今將此書標點重印，並將書中所用俚語標出（用。號），又畧加校註（用。號），以便讀者。事畢，將我意略略寫出。如其寫得不對，讀者不妨痛罵：『放屁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』

劉復，一九二六，三，二，北京。

## 序

知，疑當作止。

昔坡公嘗強人說鬼；辭曰無有，則曰姑妄言之。漢藝文志云：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爲也。由是言之，何必引經據典而自詡爲鬼之董狐哉？吾聞諸：天有鬼星；地有鬼國；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；盧充有鬼妻，生鬼子；呂覽載黎邱奇鬼；漢書記爰亭冤鬼；而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，夜吞八百，以鬼爲飯，則較鍾進士之啖鬼尤甚。然或者造無爲有，典而不典。若乃『三年伐鬼』，則見於書；『一車載鬼』，則詳於易；『新鬼大，故鬼小』，則著於春秋。豈知韓昌黎之送窮鬼，羅友之路見擲揄鬼，借題發揮，一味搗鬼而已哉？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，記其道聽塗說，名之曰何典：其言則鬼話也，其人則鬼名也，其事實則不離

乎開鬼心，扮鬼臉，懷鬼胎，釣鬼火，搶鬼飯，釘鬼門，  
做鬼戲，搭鬼棚，上鬼黨，登鬼錄，真可稱一步一個鬼矣。  
此不典而典者也。吾祇恐讀是編者疑心生鬼，或入於鬼窠路  
云。太平客人題。

## 序

無中生有，萃來海外奇談；忙裏偷閒，架就空中樓閣。全憑  
掃科打諢，用不著子曰詩云；詎能嚼字敲文，又何須之乎者  
也。不過逢場作戲，隨口噴蛆；何妨見景生情，憑空搗鬼。  
一路順手牽羊，恰似拾蒲鞋配對；到處搜鬚捉蟲，賽過採迷  
露做餅。總屬有口無心，安用設身處地；盡是小頭關目，何  
嫌脫嘴落鬚。新翻騰使出花斧頭，老話頭蘊成舊馬桶。陰空  
撮撮，一相情願；口輕唐唐，半句不通。引得人笑斷肚腸  
根，歡天喜地；且由我落開黃牙牀，指東說西。天殼海蓋，  
講來七纏八了；又；神出鬼沒，鬧得六缸水弗渾。豈是造言生  
事，偶然口說無憑；任從掇冊查考，方信出於何典。新年新  
歲，過路人題於罨頭軒。

渾，疑當作淨。

